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五四時期
重要期刊
彙編

李強
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李強
輯

五四時期重要期刊彙編

第十四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曙光雜誌社 編輯

曙光

第一卷第一號—第二卷第一號

北京：曙光雜誌社，1919.11—1920，鉛印本

第十四冊目錄

曙光	第一卷第一號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一
曙光	第一卷第二號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	九五
曙光	第一卷第三號	一九二〇年一月	一八一
曙光	第一卷第四號	一九二〇年二月	二四三
曙光	第一卷第五號	一九二〇年三月	三一三
曙光	第一卷第六號	一九二〇年	三九五
曙光	第二卷第一號	一九二〇年	四八一

月一十年八國民

光曙

號一第卷一第

(員)

(社)

使先爲繁簡的字姓以

二 告 社

一 告 社

本社同人學問非常淺薄所作的文字實在有些抱歉無論男女同志能以指教或是熱心批評我們的本社極端歡迎

社外的男女同志若能以著作見賜凡不肯本社宗旨的無論文言白話一律歡迎惟選擇之權須歸本社

丁鎮華

王晴霓

王統照

宋介

祁大朋

李樹峻

段瀾

范煜璠

徐彥之

曙光第一卷第一號目錄

宣言

人
眞愛(小說)

科學與社會

宋介(三)

優生學

宋介(四五)

美之解剖

王統照(十二)

哲學上之品性觀

王統照(四九)

詩

(十七)

祀孔

王晴霓(五三)

曙光

晴霓

北京之小報

宋介(五七)

望月

晴霓

亂談

(六五)

人力車夫

晴霓

秋夜對月

王統照

看不慣七則

宋介

山居

王統照

如是我聞五則

晴霓

蔭

王統照

通信

(一一)

工學主義

范煜璠(二一)

附錄

(十七)

▲本社特別啟事一

所有關於編輯上的來稿及函件統祈寄交北京前門內大中府胡同十五號宋介收轉暫輯部

▲本社特別啟事二

本雜誌發行所臨時發生變動此後所有訂購本誌及關於發行上的來件統祈編寄前門內兵部窪中街三十號祁大朋收轉發行部

宣 言

我們爲什麼要辦這個雜誌？
我們爲什麼要用這個名稱？

(一) 我們處在中國現在的社會裏頭，覺着四圍的種種環境，層層空氣，沒有一樣不是黑暗惡濁悲觀厭煩，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地獄裏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麼還成一種人類的社會嗎？所以我們不安於現在的生活，想着另創一種新生活；不滿於現在的社會，想着另創一種新社會。但是這新生活新社會的基礎，都建在科學上邊，必須科學發達，文明才能進步。無論是羣衆的幸福，個人的幸福，也就可以隨着文明的進步漸漸圓滿了。所以我們發願根據科學的研究，良心的主張，喚醒國人澈底的覺悟，鼓舞國人革新的運動。雖然能力有限，願力却大，謹將宗旨列下——

本科學的研究，以促進社會改革之動機。

(二) 用這「曙光」兩個字的意義，也很容易了解。因爲現在的社會都在「長夜漫漫」「迷夢惺忪」的時候，不有「鷄聲啼曉」「東方既白」的警告，那能有醒悟的覺悟？我們雖不敢說「先知先覺」的話，但是這一線「曙光」的供獻，問諸良心，却也「責無旁貸」。或者由此濛朧清新的「曙光」發現在「臥榻鼾睡」的時候，竟能「萬方鐘動」「旭日中天」，將一絲一絲的光線，都照在大地上，人民也從黑暗的深夜到了光明的白晝也未可知。所以本誌要用這個名稱。

以上兩段是說明本誌的宗旨名稱。若有不願在黑暗中生活的呀！請快起來大家協力向光明的前途走去。

宣

言

一

北 京 大 學

(新) (潮)

第 二 卷 第 一 號

婦女解放與兒童公育

羅家倫

以上要目之外尚有評

社會改制問題

陳達材

壇書報評論等材料甚

近世哲學的新方法

何思源

多不及備載

「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毛子水

新村研究

郭紹虞

定價每冊大洋三角郵

訪日本新村記

周作人

資三分全年十冊預定

詩

社 員

總發行所北京大學出

明天

魯 迅

版部

砍柴的女兒

K S

代派處北京中華書局

爐景

俞平伯

上海亞東圖書館羣益

華倫夫人之職業(蕭伯納名劇)

潘家洵

書社及各大埠書莊

歡迎牛津大學的新潮

羅家倫

預定全年在總發行所

▲ 注 意 ▲

二

科學與社會

宋 介

科學是幹什麼的？

他和社會有什麼關係？

這個問題很重大，討論的也很多，我今只拿三個人的話，來作解答——

孔德說：「科學所以爲先虛，先虛所以爲活動。」*Descartes* 又說：「科學全關之會歸點，在於德行；故凡百科學，當以指導人生行誼爲職志。」*Pévyot, Prevoyance, et ou Action.* 又說：「科學全易詞以明之，即謂學生之所有事在植爲生之術之基，是已。」

托爾斯泰說：「真正的科學是研究『人類如何可以善其生存』」

潘甲勒說：「*Science* 之學，示人以科學則就所志之術，示人以生命中之方。」

合這三個人的話看來，科學與人類生活的關係總算是很密切了。

科學可以分作兩種說：一種是自然科學，一種是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方法，也可以應用到社會科學上去，解釋社會的一切現象。

科學與社會

象，說明社會的進化原理；他兩個是相扶而成，相得益彰，不容偏廢的。今後社會的生活，圓滿到何種程度；全視他兩個的進行，到何種地步。他兩個果異發達起來，就可以利用四圍的勞力滿足人類物質的需要，變人類的「苦經濟」*Pain Economy* 爲「樂經濟」*Pleasure Economy*，并可以使人了解人類共同生活的真意義；與其對於社會之最高的義務；打破一切的迷執，促進人生的自覺，使人類社會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安適。科學是人類社會趕赴「目的地」所坐的車子，進則俱進，退則俱退，步驟是差不多一致的。所以說科學是社會進化的產物也可，說因有了科學社會才有進化亦無不可。總而言之，欲謀社會精神物質兩種生活的發展，是不可不先謀科學的發展的。這就是我這篇文章的大主意。

現在人都說二十世紀的文明，是縮地通天，窮精極巧。但二十世紀的文明，也不是前無古人，白地起家，突然湧現的。是經無數先民的腦血和經驗，結晶成的。我們現在回過頭去，把從前社會進化所經過的軌跡，一一加以考察，自然會明白的人類初出現在

地球表面上的工夫，不是赤條條一絲不掛的嗎？然而到了現在，吃的，穿的，住的，用的，玩的，都是許多富麗精美的東西。想那與人類互相角逐的大獸大鳥，現在都絕了種，更不能像人類一樣住在地球上，享受那許多富麗精美的東西。可憐他們只留下幾塊骨頭化石，在地層裏邊，供那些化石學家地質學家作試驗品。這是什麼緣故？都因人類有祖先的文明的遺產，可以繼承。那些大鳥大獸，沒有祖先的文明的遺產，可以繼承。人類因為

世世有文明的遺產，供其使用，才能保持社會生活長久存在。不然，人類早被那些大鳥大獸吃淨了，那還能生存到現在。人類因為什麼能產生文明？其他動物因為什麼不能產生文明？因為人類是有理性的，對於自然界之侵襲，知道想些人爲的方法，去征服他。其他的動物是只有本能的，對於自然界的侵襲，無法反抗。只有人類，人類有了征服自然的方法，——就是科學，也就是人類的文明。——所以人類與其他動物的有無，都是從理性上分出來的。但人類社會的文明遺產，也不能以保持原狀，即爲己足。尚須隨時隨地，求新發明，得新供獻，使祖先這份文明的遺產，一天比一天增加，才算光宗耀祖的子孫，才算能盡責任的子孫。且

生活的環境，需要是時有改變的，也不容遺棄應付的方法，供給的材料，不隨著改變。環境既故換，科學也得變故換，生活復生，創造復創造，人類文明才有今日的狀況，和將來無窮的發展的大希望。所以無論什麼地方的社會，所有的缺乏，黑暗，痛苦，是決不可單靠過去的文明來解決的，——亦不能解決——必須趕快創造新文明，來應付這新形勢，不然，人類的社會生活，怕是要破裂啊！

○

人類裏頭很有些偏于保守的民族，不管世界形勢變到什麼樣子，他們腦子裏或直接或間接總有一個「先王遺法」，「祖宗成規」的觀念，也不知道利用他的進化的可能性，去造新文明。這個時候就產生一種過度的社會的壓迫。Social Pressure。把原有的文明，也形成靜的文明。Static Civilization。因此社會的組織，也有了固性。Rigidity，一切的制度，風俗，習慣，也都習非成是，積重難返。人人對他雖若有所不安，也不敢說出來，若是有人說出來，也常常不爲群眾所容。到了這個樣子，文明就成了不適于生活環境的東西，成了廟裏的偶像，成了一切革命

的火種；與其說他是文明，還不如說他是人類的流行病。霍亂說：「……許多的標準 *standards*，當時人崇拜的像神明似的，闢的他成了一種古例，漸致破壞文明的進步。拿著風俗信仰，標準將人縛在死祖宗的圈裏，所以過去的善圖成，現在的禍。希臘人常說『善是最薄的敵』 *The good is the enemy of the best*。文明得到一個比較的善，偏惡了，他將他混入風習和遺說 *Tradition* 裏邊，就很容易使事事都得其反，成了偽 *Fake*，惡 *Bad*……」這些話都很對。各國皆然。中國不過持其尤甚罷了。文明成了那個樣子，社會是差不多要成死的。改造的時期也就到了。但既因社會裏邊有了「偽」「惡」來改造他，也須查考查考「偽」「惡」是什麼，才能對病下藥。「偽」「惡」這兩種東西簡截說來，就是不合於科學的東西，有一「偽」「惡」的社會，也就可以說是非科學的社會。這個非科學的社會，所有他的生活組織，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大半是摧殘民性的，阻碍人的向上活動的，斬伐人的生機的，蹂躪人的人格的，消磨人的天才的……總起來說，他就是把人拉到暗無天日的地獄裡去的魔鬼。我們要想改造這種非科學的社會，自

科學與社會

然就得根據科學下手。因為科學所標的最高條件是真善美。三種東西，若這三種東西發展起來，社會的「偽」「惡」就一定可以減除了。都因「偽」「惡」是無自身存在的價值，若權利的，不過發現出來以爲「真」「善」「美」實現的作用罷了。康德說：「惡者與矛盾破壞之性質不可須臾離者也。」「偽」也是這樣，所以「真」「善」「美」的勢力大了，「偽」「惡」就要少了。這種「真」「善」「美」的社會，就是科學的社會，他的生活組織，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要是發揚民性的，鼓舞人的向上活動的，暢達人的生機的，擁護人的人格，啟發人的天才的……再總起來說，他就是引人到天國去的賜下有翼的天使。然而由非科學的社會改造一個科學的社會，也很不容易。這就須看人類的覺悟如何，與今幾科學的發展及利用如何了！我說這些話，難免不有人說我迷信科學太甚，但我以爲科學雖無絕對的萬能，却有相對的萬能。果能本着科學的精神，來改造社會，社會總可以由不真不善不美，達到較真較善較美；由較真較善較美，進到更真更善更美的地位。這都是社會進化一定的軌道。至於持歷史哲學的歷史觀的人！根本奉虛案一流人——說文明愈進，步人類

的苦痛和邪惡亦愈增多，人類的黃金時代不在將來是在過去。及到了十八十九兩世紀因幾多科學的進步，人類起源和社會起源都已明瞭，才証明人類黃金時代不在過去，是在將來，人類的文明於進化上也不爲無功，這確是我們相信得過的。所以說到社會的改造，就不能拋開科學。科學進化一度，社會就要改造一會，科學的進化無止境，社會的改造也無窮期，這樣才是動的文明。Dynamic Civilization 動的社會 Dynamic Society，動動不已，進化的速度也就同物體下墜的速度一樣，越往下越加快了，我這些話，也可以加個好名字，說是柏格森的流動哲學的社會觀了。

○ 前邊三段，差不多都是說科學是有功於人類的，但科學也有罪惡，必須說明，給科學家一個警戒。人類在原始時代，受自然的壓迫，和其他動物亦時在交戰狀態中，是很苦的，因着苦，才利用他那理性的發揮，想出許多方法（即科學之始基）去抵抗他們，到後來自然的壓迫也脫除了，害人的動物也都趕跑了，人類就利用對待其他動物的方法轉而對待同類，起了許多大戰爭，死了

不知多少人，有的說人類歷史是以血構成的，真不假啊，這事因人類獸性未盡脫淨，可也是科學的，助糾爲虐，鬧的。我們現在若將國家觀念放在一邊，從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看起來，就可以知道幾千年的科學差不多都是殺人的科學，利人很有限制，這也非科學自身能勾爲惡，只是拿着科學去爲惡的，有一種人罷了。這種人就是智識界，就是智識界的科學家，他們在國家的教育制度之下，得了知識，又蒙國家的許多優待，什麼博士學士頭銜咧，什麼庫金獎金專利權咧，籠絡着他們，養着他們，他們那能不給國家作奴隸呢？要照國家特殊階級的私利說，他們固然不算罪人，若照人類社會全體的幸福說，他們總是罪人。退一步說，科學也是貴族資本家的奢侈品，裝飾品，科學家也就是爲貴族資本家發明或製造奢侈品，裝飾品的匠人，于大多數平民身上是沒有許多好處的，可憐科學家竟爾這樣，真用得着老子「事人不死大盜不止」的一種論調了，這件事可分作兩段說：

世界上有知識界，一定就有非知識界，知識界居最少數，非知識界居大多數，中國人是這樣，歐美入也是這樣，中國人所說歐

美教育的發達，不過是受普通教育的多一點，專門的高等教育還只是少數人罷了。然而學問是人類的公物，是社會的文明遺產，人人都該有一份的，為什麼現在都成了知識界的私有物呢？這就是現世式的教育的壞處，使大多數人不能得教育的平等，才成了知識的不平等。科學的傳授與私產的繼承一樣，差不多是出不去貴族資本家的範圍的。所以有知識的人都與政府接近，狼狽為奸，社會上對於科學的信心薄弱，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想着免這個毛病，就得改革現世式的教育，鼓吹非知識界對於知識界作解放的運動。

從前科學家總是抱着個狹隘國家主義，又加上「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的緣故，只知貪圖個的人私利，不顧人類社會全體的幸福，不顧大多數人對於他的希望，甘受軍人政客利用，助成戰爭，擴張強權，殺人流血，破壞文化。這次歐戰，就是一個例子，如潛艇、飛機、坦克砲、瓦斯砲、電網、諸多殺人利器，不都是科學家製造成的嗎？歐戰前的德意志，文明最盛，科學家最多，不也頂數他間的凶惡嗎？不料神聖的科學，竟是一「為虎傳翼」，變成了害人的東西，照這樣看，那如沒有科學的好呢？所以今後的科學

科學與社會

家，當了解自已對於文化的使命是什麼，對於社會的最高義務是什麼，當拿着科學去謀人類全體的幸福，扶助平民，作種種活動，去造出一個更新更適的生活組織，那才對得起社會呀。（予作此文時適有全歐智識界宣言表示從前罪惡的懺悔詳載附錄）

至于其他隨着科學的進步所發生的「文明弊」「文明病」也很多。單就「所有權」「私有財產制」說，就產生了貧富不平等和財閥的跋扈，使大多數人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經濟材料，都被侵佔，釀成今日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大激戰，又如花柳病、神經病及一切因自然科學濫用所生的不自然的疾病，一天比一天多，關的人說「文明 civilization 者梅毒 syphilis 也」，真不假呀！叔本華索一流人的歷史哲學的厭世觀豈不是很對嗎？然而這事，文明不任其咎，文明本來無弊無病，仍是人類把文明推行到好處罷了。其間最大的創礙，就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發展未能一致相應，物質文明雖有進步，社會科學依然幼稚，生活的享用是好了，人生的真義，還不明瞭，這還是普通所說「物質文明愈進化，道德愈退步」，今後自然科學的

利用當受社會科學的指揮兩種步驟要一致相應人類一定可以得着科學的利益了。

○ 上一段是說科學有對不起社會的地方，這一段是說社會對不起科學的地方，兩種對不起的關係很重大，都能阻碍科學和社會的發達，此番說明也給社會一個勸告，群衆心理都是尚同惡異，若忽有新思想新學說發生，他總是不大信認，還要想法破壞了才甘心，這裏邊最大的主動，就是宗教的迷信，宗教于人類生活上好處也有，壞處就是鋼鐵思想和學說的翻新，動不動就拿異端邪教的罪名，把些學者燒死，然而日子久了，群衆心理也會省悟，就把從前虐待的學者又崇拜起來，這種喜怒無常的群衆，真和小孩子一樣，現在舉幾個例証，蘇格拉底的慘死人人都知道不用細說，哥白尼倡地動說，大家都嘲罵他，說他的主張與聖經不合，呼他爲狂徒，哥白尼怕了，也沒敢印行他的書，後來主耶穌白尼說的人，索爾那就叫羅馬教會燒死，加利來七八十歲的老頭子，也還受了許多酷刑，主張進化論的達爾文教會中人，恨他入骨，也說他是惡魔，到了士蒂芬發明汽車的工夫，人文

已有進步，但試驗汽車時，市民大譁，還把車軌給抽到海裏去，那可憐發明真理和製器物的學者，社會不成謝就罷了，還要虐待，真有點對不起了，無形中阻碍科學的進化也不少了，從前孔儒說人智的進化，是按着三級律來的，解釋事物，最初是拿神學，Hobbes 後拿著玄學，Melpy 最後拿著實驗，Poincaré 拿著神學解釋事物是原人時代的事，但後來宗教迷信大行的工夫，那種餘毒還在，上舉諸位學者的吃虧都是由此到了玄學一級，人已不專信神了，但憑着主觀的想像，說明一切，也嫌虛空不合實際，最好的是實驗一級，培根倡歸納法，孔德倡實驗哲學，皮耳士倡實際主義，柴穆士倡實驗主義，都是發揮這一級的色彩的，實驗有了勢力，前兩級毛病差不多就要免了，實驗是學理可以與事實一致的，若社會反對，也可以漸漸拿證據說服他，所以無論什麼地方，社會越是迷信神道，越不歡迎科學，也更不能產生科學，就很可拿實驗的科學的方法，給他啟發一下，除他對於科學的惡感和不信任，那麼科學可以發達，社會也就可以發達了。

科學利人是常，害人是變，有時害了人，總是人類裏的強權者和一切不合理的組織的不正當的使用。所以人類的大多數對於科學只是持「半推半就」的態度，還有許多哲學家，看看文明把人害苦了，心裏不忍，在那裏主張廢除文明的論調，也難怪他們。然而利用科學害人的強權者和一切不合理的組織的罪惡，也都揭發了，現在都可以給他們一個「最後的打擊」(Court-martial)把他們置之死地，我們大多數人對於科學，也用不着「半推半就」簡直快給他實地結婚，去受他的利益，指導，協助，啟發……果能如此我們賴這科學先生的力量，就可以改訂「原始的」(Primitive)進化的路，去上「究竟的」(Ultimate)進化的路，也不難到「集合」的進步以自覺及智力的發展而達所期之結果」(Collective Talents)的地位，換句話說，就是人類可以根據科學實現他的理想社會，但是從前許多的人，他們腦子裏都裝着個理想社會，如列子的「華胥國」，孔子的「大同之世」，柏拉圖的「共和國」(Republic)，湯姆森的「烏托邦」(Utopia)等，是因不滿於現社會的狀況，虛構一個理想社會，作進化的標準的，何以數千年未能實現呢？這也沒有別的緣故，其初是因科

學不發達，其後是因自然科學雖發達，社會科學還未發達，最後是科學又為強權者及一切不合理的組織所利用，消磨了人類的進化可能性，所以未能如願以償。然而現在社會科學也漸漸發達起來，利用科學害人的東西也漸漸為人所厭惡，舊世界的運命也要到頭，人類社會的大解決也露了端倪，久未實現的理想社會業已射了光明出來，我們要隨着這種光明努力前進。在這個時候，當該趕快把舊有科學知識，整理一下公開給大家，竭力再求些新發明，來應付這新生活的需要，并且最要知道的是人類社會由國、部、宗法而軍國，現在是軍國社會盛之極，其之始的時候，設軍國社會既倒之後，應當再有一種什麼社會發生？我也不敢預言，但我所知的是：社會是因入而存在，不能因社會而犧牲，若社會既經人發現出不合理來，就應當改造他，決不能姑息他，反把人來摧殘了，這就是我的大主張。至于其他種種主義裏頭的那些將來的社會，我們要以科學的態度來研究清楚，究竟是那一種最好，宜於作建造新社會的圖樣，就拿他作圖樣。然而將來的社會形式雖不一，總是超乎軍國社會的，也可以知個大概，所以現在建造超乎軍國社會的那個社會的預備